

環溪集卷之十九

太僕卿雲間沈愷



賦

景初賦并小序

丙申之秋風萃于苑居寒寂頽影抱痛時適薜蘿
裊雲佩城下日草木變衰霜露淒惻感時撫化但
然增勞乃知青陽不再老態將至勲業不就吁其
柰何因思前人伸舒不遇平子思玄皆托以自鳴
良有以也遂援筆賦之
初少艾以練脩兮余實秉乎孤貞奉古昔之遺則

兮溘塵蛻而揚清懷薜荔與杜蘅兮雜蘭芷之華
英菘菹耻與共兮妍醜錯而弗倫衆競進以紛趨
兮夫何贊獨而弗余聽羗利方為圓兮葳復以相
明豈後人以辱義兮常度未替玄文處幽兮憑陷
滯而弗濟曾厭老而好少兮謂黃鐘不如瓦器豈
靈鵲之輕喜兮余固知不諳於今之世也鳴犢舜
華既棄捐兮寡母姣而妬粧掩翡翠之秋屏兮國
香委而不芳兮冉冉其將至兮紅顏倏其秋霜慨
脩名之不立兮徒悲歌于夜長攬茹蕙以雪涕兮
霑余襟之汪浪豈不知猥捷之逢合兮與炎炎者

之為光爰却顧以反走兮日沉晦而靡章彼疾行
者既綽厲而騰躍兮渺余儼寒而弗揚欲折衷于
靈芬兮簡元吉而告祥省兩間以求匹兮川途阻
而獨長飲石泉為漿兮纒素霞以為裳乘天潢之
流兮行雲漢之湯湯駟文駒與鳴虬兮靡遠弗
及兮登覽而上征兮授應龍以服輅牽牛為余服
兮昔者豐隆告余以既具百神紛其備後兮長騎羅
布振余袂其飄飄兮佩寶璐而孔修桂可摧
兮前可舟縱所如兮而周流朝弱水兮暮宿乎昆
丘御扶桑以鞭日兮指咸池而停輶飲余馬于畢

方兮窮炎海之所際祝融告余以返駕兮馭玄溟
以北御造重陽而叫閭闔兮訊穹昊之所居終風
曠其四發兮雲黯黯而蔽之撰余轡以不前兮竊
獨惟此紛淒熒或薄于大微兮鬱低昂以差池吾
將究夫時命之大方兮天關拒而彌怒因司命以
申悃兮羌杳渺其難遇曾歛歔以浩嘆兮求之不
得其故鬱鳥鬱而吞聲兮神駒亦迷其前路謂握
瑜而弗售兮徒鼓瑟而自悞忽漸苒而無成兮終
無解于肺腸豈大鳥之難問兮何遭遇之靡常欲
改轍以從時兮固非余之所嘗悲離居之勞心兮

情惛惛而懷歸侯夫倦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
攬遠遊以抒情兮豈愁慕之可居出閭闔兮降天
衢白日暄而忽逾追疇昔之逸豫兮頽修好于厥
初持首德以迪德兮懼余身之戮辱間悃慢以自
甚兮悼迷往而來復返白雲之故廬兮寄崖谷以
自怡神龍吻其潛淵兮恒日夜其抒思御六藝之
珍駕兮遊道德之平陸上何微之弗彰兮下何隱
之弗燭紹斯文之末裔兮振浮靡之薄俗敢修辭
以耀世兮將以窮天地之奧闕仰上古之義皇兮
復夢寐而索之惟此心之用昭兮曠世而見知

乃養恬以頤年兮窈連娟而委
兮度有常而不虧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涉遠
而凄其

亂曰水湯湯兮山嵯巍世渺渺兮莫我知投夜光
兮恐見疑善曲眉兮祗自悲澧有芷兮江有薜我
獨靡騁兮將安歸思美人兮天之涯

橫雲山賦 并小序

六月維夏鳳峯沈子與客泛舟浮遊雲水間興至
舍舟登崎散髮崇阿陟細林逾奈阜遵機橫而南
望赤壁登焉時朱明載辰炎輪流金夕鮮雨澤四

望在赤山赤色如
舍去客曰自有茲山
子無亦山靈有待耶子無留言乎哉遂賦之曰

噫吁戲孰秉元化孰開機先靈氣盤鬱灝光螭
絕壁倒景秀色曼烟斷朴抱古避巧絕妍環以昆
陽襟以余嶼左標鳳凰之嶺右掖吳會之墟巍嶽
層巒從崑競趨劍戟狹萋瓊瓌競妍踣若欲仆俯
若欲蕪跋若欲奔翼若欲奮劃若見鷗矯若龍旋
候若銀河雜漢突若玄圭當前羣巒抱壑一障橫
天其陰則凝水積雪晦明倏忽崩崖奔雷走壑

石涼霏素露飛烟沛澤其陽則飛塵不動大宇澄
清炎飈迴風義和羅精山阜相屬懷谷吐靈神秀
晶瑩鮮榮揚芬變態百出不可殫形于上則葩英
競華草木如麻霜餘糾結雲根槎牙仙舍巢阿巽
巖綠崖鬱鬱蒼蒼虎窟蛟窩百恠鳴叫蒼蒼無涯
于下則曲澗環碧一水清嘉繁霞晨炳苦霧夕縈
野花飄香蘭芷載青鼓柁揚舠擢溟響晨風樞雲
帆奪人目睛旁有銀宮梵宇淨几丹房冒碧瓦于
山椒瞰朱闌于水旁飛泉出于簷末遊雲徂于幽
窓若爾幽巖之棲真恍若玉女天孫靡弗間治有

采如雲容容與與續續紛紛載文旗抗霓旌控白
鹿騎紫莖燎兮若將登崔巍捫蘿葛逍遙于林薄
聊浪于天表散髮凌層濯足灑渺招黃鶴于三茅
引青鸞于海島于是巖谷響應林木振肅境勝人
高意會情適于焉嘉客而相忘于山之側也

一子述

述

抱一子述

抱一子含貞復紫元躬避世誅茅結宇遠舉子立
若將終老焉時則有尚華子聞而語諸左右曰抱
一子蓋有道之士未易以虛禮拘也齋三日往曰
謙讓未申也又齋三日往曰明信未徵也於是命
容成選吉乘雅舫與陽子序喚媿阿操馭衍惠公
孫淳于儀奈之徒踈附察顏其間度荒蕭泰野虛
清遠謁者達刺顯相儀凡三往返始獲見抱一
子尚華子乃偃佞級趾適現修辭前曰甚少負函

張家集

受之疾游歷寧寓竊慕夫子之義願一聖見清光
竊聞夫子所治者九疋之事非達人烈士之得基
高者之彌夫子寬狂謬之誅採蕪聽之義使為是
其人獲伸辭左右抱一子曰甚善客教我因鄙人
所無聞也敢不虛心以俟尚華子遂再拜就席吁
衛而賦曰汲華池之素液浮金葉之玉英採青桑
之繁葉延陰火之炎精迺命伊尹宰庖易牙佐之
陸制玄熊蒼鷹水網赤鯉白龜膏繖碧鷄鷓鴣林
搜萃羽文鴛揮鷲刀破鱗翼和五味餽九試於是
荆楚之織腰吳越之雅質約皓腕拂修袖揚峨眉

飄輕縠含睇微笑雀躍雁進酌九酌葡萄之酒捧
觴稱壽此亦天下味之至美者敢以累君子之腹
矣抱一子曰醲醇甘脆自伐之精五味口爽老氏
亦云敬俟後命尚華子曰天地之中厥有息壤沃
腴靈傑爽愷博衍風雨之所交會靈神之所偃蹇
祥祉之所叢萃太和之所流演爾迺枕崇巖濬飛
湍鏡端島基洪磐剝衡岳之楠梓刈淇澳之琅玕
仆瀛岱之文玉剔米垠之腹舟程班匠之巧藝構
大厦之噴岫翼觚稜之峭拔紛葦翟以矯翰層臺
我以造次浮柱宛其游極猗蘭楠與文栢燦崑金

而間縹碧爾廼肆瓊筵召佳客展歌舞陳金石彈
六博浮飛白毛嫵西施麗姬鄧曼摩肩援臂引吭
頓足歌陽春幽蘭之曲歌曰幽蘭凋兮白露零青
陽謝兮華髮侵而我方少壯何不日鼓琴春榮滋
兮鳥和鳴窈俯仰兮傷我心澹然數部笙竽凌空
遏流雲振棲塵停翔翮引潛鱗庭柯怒折造化迴
釣飢者以忘食行者以迷津此亦娛耳目佚形體
之靡麗竒妙者夫子不樂此乎抱一子曰仲尼氏
稱放鄭聲荀卿有言宮室臺榭所以避燥濕養德
也異客所以教我者願客易辭尚華子曰開悟樂

浪之間有地方數千里南通越裳北望滇蟲表以
碣石極于扶桑山雄峨眉岱華者十數澤吞孟瀕
雲夢者八九支浦別嶰弗可勝紀草木繁蔚禽獸
彌侈將飾車乘會獵氏夷溝塹剪棘枳樹峭峪標
壁壘迴被鮫函乘織驪車攻騎猛械銛士伍靈鼓
轟震赤羽星馳瞑目鼓噪水沸山移日月映薄鋒
鏑參差于是縱鳥獲恣奔馳鷲鳥睛眩而塌翼猛
獸股栗以歛鬚虛發斜墜訛指橫尸或衝擊迅輪
糜骨灰脂或觸突利刃洞臆達腓瘡不越處中必
前期鋒完舊銳士賈新削仆表決漏魯未逾時而

較獲數積已彌谷布野禪封突抵與峻嶺爭崇卑
矣于是歛餘勇休逸駕張帝惺列壘犖割鮮則霞
錦絢燦賦酌則河漢懸瀉遷與則雷霆乍驚揚旆
則星宿迭射士飽馬騰踴躍駢駢按轡弭節薄言
旋歸此亦天下羽獵之翊侈雄特者願執鞭為子
前驅抱一子曰馳騁遊獵罔念作狂是重余不德
也無寧以他詔我尚華子曰勾芒司令和轡麗奎
滔風應律百昌奮開澍雨新霽言陟層臺瞻望中
岳佳氣赴懷遂脂輜軒抹名駿授造父以策疾驅
而至其麓辭軾却立試覽山之形勝危峰峭嶒重

岡復碎沓云為勢秋牙蓋戟或嶮峭而偃臥或萃
律而角立或峭嶒嶮嶮或巖巖士之赴關或妥嶮嶮
峒如縉紳之交或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
或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
脩藤發門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
躋翠微之巖以息焉之是即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
峯植華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
睎九州次其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
往郵衍物外之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
鳧鶴異頸樗梓異性快莊生齊物之辯結懷古今

方是方非方生方死野馬疾馳臨壑激矢慨詩人
幾何之詠而悠然遐思矣題降河洛南臨廣陵縱
觀渤澥漭沈瀾漫浩渺蓬蓬有句呀呷澎湃滴泊
撼海霄漢吞吐日月鯨鯨介象騰為羽餘鯨哉浪
卷真碣蜃彩幻樓蛟珠曜窟此亦天下之壯遊大
觀也夫子獨無意耶抱一子始笑而言曰是既問
命矣客又将何以教之尚華子曰始余之北崑崙
積石命曰群仙之府其谷紫泥始青承淵大荒其
山鈞影及雲闔風純陽其水石腦玉醴丹殿玄漿
其產浮金九玉靈鏡神香其羽毛白鳳青雀細鳥

玉燕丹豹赤麟飛骸吉光其天喬建木琪樹丹壑
明草鳳葵龍薤華平養莖于是拂戴勝曳翻鴻按
蝦鬚銜景鳳駕靈光而絕弱水駕赤鳧以越鴻濛
表獨立于山上雲承趾而溶溶爾乃刻肉伐毛奮
昆吾之鴻刀灰骨洗髓濯碧津之玄醪條六塵之
煩溷沃王蓋之燁赫捐敝屣于公壤持扶搖以道
遙約安期招昌密徵羨門傲王公儼征嶽靈示松
公玉樓俯金鏡列小瀛之床垂烟繡之樞張雲和
之瑟竅甯條之簫發懸黎之磬奏碧鼓之鐘吹六
氣吞九丹裂豹柝正馬肝躡玄鶴駢文鳶翔翔九

陽揮斤八極衡騎兩曜傲睨羣息瑤繩懸躡閭闔
旁曷四宇反景萬象倒植下視五岳四海七丘十
洲譬覆杯水于堂砌泛宵羽而浮芥舟此養生者
之上乘仙遊之勝事也夫子亦有意于行乎抱一
子驟聞而喜倏然以思有間曰棘端無猴詭而不
情玉卮無當屨而無用客所言將無同耶願聞所
以異此者尚華子曰將為夫子妙選俊異之才博
延雄辨藝術之士從容燕坐述所嘗師習者朱翟
荀鴟眈列駢犖尹鉞韓臙蒙鬻慎施各立門戶別
態殊恣離操柄鑿員鉅方規是非糾纏角立撐拒

或論互激辯鐸交舉祈明聯隣黨同仇異子革礪
乃淮陰拔幟闢厲沖鷄繫猛鷲雉辯擬懸河捷同
脫轡飛唇激丹怒日裂背爾乃拂髯揮羽徐諭之
曰吾將使市南宜際弄丸以解兩家之兵因宋玉
景差相如賈誼曹植前後以筆札使為詞賦宣諸
家之旨五子操筆拂丸命意匠揮邦片鳴天籟賁
人文擣逸藻吐奇芬思若神運口謝叻鳴手不停
運波瀾橫生依種命意左右具宜
會乃趣亦指
厥疵瑕瑜不掩如亞與繡好言自口匪夷所思夫
其險怪奇特則危峰孤松下懸飛沫神龍薄雲露

霍谿也其淑現妖艷則時如靚服含笑臨淵春花
 捧露迎風翩翩也其典雅高潔則韶簡南籥修容
 序晉碧梧鳳毛霜月交潤也其嚴謹吐厲則良將
 列屯冰雪凝涸猛士赴敵趨蹶啞啞也諸子側聞
 皆縮脰腴汗卷舌息辭于是啟蘭臺之秘發孔壁
 之詮採河間之所獻訂伏生之所傳闡龜書奇龍
 圖述麟趾歌騶虞塞邪徑闢康衢破連環握貞符
 以爻象為準以典訓為權以禮樂為檢以雅頌為
 隅發千聖之精蘊指百代之迷途此亦天下之至
 文夫子而留意是天將有造夫斯文也抱一子乃

離席再拜曰微安言吾幾誤此生矣夫折衷余行
 使協于極客之賜也某不敏敢不藉客寵靈以後
 事于斯

七

七啓

適齋主人居於東海之濱瀟然一室不鼎鼎以勒
不瞿瞿以戚戚藩去籬若有所適好華子就而往
說焉曰吾聞君子將律已以正經不遜世以逃名
乃今于子衍衍與物無嬰無乃徒凝神於虛廓察
人事之紀經乎適齋子起而應之曰萬物垂象君
子則之洊雷恐懼顯澤之資先生庸無吝我乎于
是好華子曰居吾語汝汝試聽之予得盡言而無
隱可乎昔者子聰氏也羨萬物之殊觀比衆音以

取成將有伶人樂工彈巧効靈金石交作管籥齊
鳴鼓玄靈之靈曲揚北里之新聲飛瓊凌華左憂
右拊哀蔡比律子野協呂綿駒和聲伯牙注耳于
是悲歌入雲流聲激楚游魚出聽潛蛟起舞聽者
神怡能不心與子其謂何曰吾愧未能也願聞其
他曰無已則子容氏可雲英閑冶石室娉婷吳娃
姜姑魚貫雜陳乃傾下蔡乃薄陽城若夫纖腰圓
雪修眉偃月娥眉楊芳輕體約潔左右列閑後先
取憐恍兮若仙胡然而天南威于是乎失婉游龍
亦為之不前子其謂何曰吾愧未能也願聞其

曰無已則子容氏可工師至此大匠有來離婁專
墨虞偃將大匠五清之技彈九野之材用碧粉飾
魚聖流輝彤軒紫柱華棟文棟潭居奕愷傑構飛
輦小大具慶樂有寧宇胎以燕翼子以鴻祉于是
登崇舒甍陟峻衍律蓋有陋衡門而弗居耻諸葛
之南陽子其謂何曰吾愧未能也願聞其他曰無
已則子膏氏可易牙主出庖丁調辛合南北之產
羅水陸之珍其食則黃梁白餐殺鑿之英其膳則
駝峯麟脯氣化之精解東江之潛鼉膾南海之飛
鱗以至羔炙兔醢豹胎牛心既庶且時罔不畢陳

彈微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桑林協奏甘和既淳盛
之尊俎薦之豆登可以養元可以頤神子其謂何
曰吾愧未能也願聞其他曰無已則子車氏可駕
駿駮之駟策飛輪之輿乘遺風舛華旗儼乎淫淫
般乎裔裔於是緣山置罟彌野張罟乃使王良執
轡造父登車左中飛族右涉危機鳥不及飛獸不
及走駟不及追弦不及舉被林索險探薄窮阻於
是南宮東郭之徒相與傾三驅備百羞坐皮折羽
緩輿停輶草木載腥天地為愁子其謂何曰吾愧
未能也願聞其他曰無已則達觀氏可馳神六合

從志九州可川可陸以遊西臨泰華載登少
室北望恒山俯視碣石眺九華之麗瞻五老之精
浮游瀛洲益津吊游靈於湘浦開密雲於南衡然
後戒駢峨眉如轡八閩窮古今之奧談天地之經
道遙乎青丘外徨乎海外以至遐荒絕域殊方異
類禹不能名其不能計級其所如而後返焉則天
下之奇觀備矣子其謂何曰吾愧未能也願聞其
他好華子於是若夢而覺若醒而醒既而撫然曰
噫嘻吾過矣一過矣情蕩則性逸欲熾則理妨故
五蠹令人疾六鶴令人疾狂有一於斯匪蹶則

痒子固憂之。歷口之醫焉。視容鑒貌。授劑究方。不欲其瞑眩而安於參朮昌陽者乎。予有所聞。子試聽之。在昔無意子之處世也。其容寤其心。營其氣。逸其思。冲忘機於澹。養靜於蒙。目不期華耳。不期聰。吾止吾居。孰為。幘幘吾適。吾味孰為。千鍾順物。自然而無所庸。其來也不加喜。其去也不加戚。其否也不加塞。其泰也不加溢。脩然悠然。若與至人游於六合之外。立乎不測。放乎無極。是謂天全。是謂性得。是謂守一。子其謂何。適齋子乃津津然喜。動顏色。作而曰。噫。善哉。道蓋至此乎。予之所適者。道

也。進於神矣。向予所聞。適也未始。或適乃今。所聞也。未始弗適。示我。斲石去我。蠹賊其雖不敏。亦不。無夜以請斯益。

環溪集卷之二十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志

瑞光樓碑志

春日與王鯉塘竹鄉及東湖偶過瑞光樓覓父老
問故曰此高州城為余中郎所創即其樓也詞成而
一燭交輝五采並見因以名樓乃令樓毀而基尚
在得吾公賜之一言亦為不朽事矣余不得辭慢
書數字作堂用之其詞曰蔡中郎才浮於行而孝
可取高州城月其才而詞可取

問

乞歸者問

或問乞歸者何曰夙峯沈子愷所自歸也所自歸者何曰不告諸妻子不謀諸朋友矢志烈烈願昌古外人曰吾且耳聾目瞶若示以自廢以要其決也曰異矣哉吾聞之古之仕者年及去疾去不合去不得其職去傾今見子無一去道焉乞歸何為哉當其時年未六十簪力未衰尚疑未變以言視聽胥相能也以言動履胥相能也何謂年及去即有旦暮之疾可卧可起可藥愈可弗藥愈并扁鵲

驚之而走也何謂疾去自郡而為藩為臬臺章類
薦凡幾特薦者凡幾不可謂不合也自江浙而湖
湘無論他政即其要者大者備倭有政救荒有政
江堤有政鬯芳旁布具在頌口不可謂不得其職
又恪守官常見利若穢兢兢凜凜一無點流我是
以知一無可去乞歸胡為哉曰嗟乎嗟乎余之腹
莫有出于子之知者由于所言反以揚矣然猶有
說焉吾

天子明聖某何忍言去但有老母在西山日薄榆
景就衰倚門極目而割情就深忍乎哉曰親老乞

養今之制也子獨不聞乎曰有兄弟在則格于例
格于例則不敢以請而以疾告者何至彌苦也方
其在告時吾見楚中撫巡檄而督催者相屬藩臬
檄而敦請者至相編郡邑則手書勸駕禮非不周也
兩學師生連袂促征意非不懇也子獨無情乎曰
吾念吾母心更切也母而率衣子而引裾言之木
石動容矣余獨何心能不悲乎曰忠孝一理事難
兩全獨不聞之

上乎曰聞也難言哉難言哉上之乞養既嫌于有
兄弟次之疾養又嫌于越在外僚二者兩難之矣

兩難之則乞養不敢在告不敢而必于乞休者以
示之決也然則楚中撫巡能無言乎曰懷才未究
疾愈推用若不忍終棄意隆隆厚也既而疏上得
俞旨歸矣歸未幾吾母以天年終人子之情事少
伸矣曰子歸以為母也親終子又何辭曰吾衰矣
不能用也然則有推而舉之者乎曰二臺交章累
薦蓋十餘舉矣往歲有司入

覲又以卓異推然則子何自處邪曰吾守吾志不
敢變也時有當路者欲議及此某為書謝之曰某
實衰矣不能為

一牛馬力蓋自乞歸以來山林之骨已成
烟霞之癖難割出山事不復有是夢矣昔者有一
妾好華年守志遺首垢面至杜門息影已稍稍聞
矣及老頽生外心乃欲飾貌改容思更從人聞者
莫不捧腹絕倒此其書已為當路告矣書既後并
告之曰若陰懷干進陽為崇飾是言不由衷而面
施于心人其謂何故曰吾守吾志不敢變也曰子
志則確矣然則歸而山林樂乎曰奚而不樂有園
可蔬有池可漁有兒孫可謀讀賴

聖君在上願得長為太平野老意者天憐寒拙使

少假歲月閉門息影讀所未盡書撰成一家言雖
未敢必今之人知即後有觀者萬一采而低昂之
亦不使人呼為兵下阿蒙庶不混于艾蕭而弗聞
也然則奚而弗樂或者聞而輟然笑曰向也我其
子之貌乃今知子之心矣

對

漁者對

東海之野有隱于漁樵者各言志相娛漁者既然而
曰吾與子雖同事海濱吾樂而子憂也子不如我
樵者喞然曰吾何為不如子子漁于水以水為業
吾樵于山以山為業其事同也漁于水者意在魚
樵于山者意在薪其志同也我何為弗如子漁者
曰子固樵也備于人者也吾固漁也無備于人者
也無備于人者可以自有其身溪南水北惟意所
適飽吾游焉醉吾嬉焉或弛焉而卧亦莫吾禁也

是謂自適是謂天全是謂性得夫傭則身非其有
矣作止食飲動懸于人吾作矣人曰休之吾休矣
人曰作之即食飲吾不得其時矣其飽而游醉而
嬉庸不吾禁耶故有傭樵無傭漁吾固樂也子固
憂也而子謂吾如耶樵者聞之穆然俛而思仰而
嘆曰吾不如子矣然則天下之傭于人獨樵乎哉
受人之寄而役于人者是樵之類也

說

商隱子說

詹子息齋少業儒不就即棄去挾貲商于齊魯間
一日謂然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
利往何為者哉行且休矣吾將隱焉或有異之者
曰吾聞隱者往往巖居野處子而商也日也然
中將役役焉遂于物止不暇其何能隱鳳峯子聞
而嘆曰子過矣子過矣今夫道巖谷者識朝市道
顯榮者遺隱淪二者皆非也故巖谷之士不專于
處廊廟之才不泥于出故隱不在居適不在何夫

瑛海集 卷五
惟心與靜適即日坐賈區紛馬與四方交其心
芑然定矣其不然即巖居野處心且外馳則引之
而去矣其謂能隱可不可也昔人謂大隱隱城市
其全身避世者徃徃曳裾于王門之下是可以覽
觀矣不然指終南為捷徑以遁迹為假途其不為
天下非笑者有幾

銘

屏風銘

沈子愷曰余嘗觀人之務名者率多外眩若競競
砥名行及其閑居獨處徃徃蕩焉以逞至情浮實
吐無不立見求之所謂不愧屋漏者有幾何哉余
于是乎有感乃作屏銘置之座右庶朝夕有所警
云

屏以外萬目交馳屏以內一己獨知無謂衆見強
于自持無謂獨知弗慎爾思無內無外鬼神在茲
外固可懼內亦隨之君子並觀是為得師

環溪集卷之二十終

環溪集卷之二十一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贊

文簡毅齋孫翁贊

天錫剛大氣受貞毅外若鶴挺高峰內則玉無纖翳人今心古貌雁行粹文章萃韓孟之精華議論發程朱之奧秘異

主德而敷陳贊

國經而協議啓沃居多治理攸繫是其出也端軌定趨扶天地之正氣其處也急流勇退合古人之

高義若翁者終始純誠而俯仰無愧真
聖代之貞人而薄學淺識夫豈得窺其涯際耶

學士自樂先生贊

自樂公以善書受知

成祖歷仕

三朝父子祖孫並列華顯至彌敦矣人徒知公以
書家寵而不知以書觀公抑淺哉乎其知矣在昔
歐陽文忠公以文而掩其書趙文敏公以書而掩
其文識者猶有遺議在公則詞翰並美學行粹精
生平所獲亦既多矣而獨謂公以書家寵豈足以

槩其大耶為之贊曰

泖峰粹精篤生哲賢席珍需時蓄養有年宏識如
鑑懋學如淵鉅篇大章溢流奔川短喙細詠出凡
入玄其在書法雄視無前顏筋柳骨競美共傳受
知

成祖有寵自天日侍紫禁夜歸金蓮世受

國恩燕翼孫子人玩其華鮮識其衷仕不沉俗動
不失已左右克共謹終如始因心孝友風厥宅里
樂與天游公其有完家有遺芳國有遺史顧唯類
範究其生矣于千百年垂光流祉

淵明圖贊

舉皆宋臣汝獨晉人舉皆宋服汝獨肩巾採菊東
籬感慨良深悠悠南山是獨何心

千佛贊

孰謂其多千佛一人孰謂其少一佛千身莫汝非
我莫我非汝八萬四千其歸一爾

友琴翁贊

志方行朴貌懼心古王公臨乎其前若不以爲貴
嬰孩戲乎其側若不以爲侮試之以快心之欲若
不以爲喜臨之以拂意之事若不以爲善若翁言

無乃無懷葛天之流而與天爲徒者與

貞軒翁贊

行本乎儒人或以爲迂言出于書人或以爲疎不
知者疑其若愚其知者以爲內實有餘

桂齋先生贊

位不顯而仁則榮家不墮而道則顯問之何人桂
齋先生

一菴先生贊

瀟然不羣吾疑其爲僑脫然無累吾疑其爲禪室
之晏如既若蒼松之在澗即之澹如又若白雲之

在天吾雖日與之俱莫知其所由然彼秉筆者惡
可得而形傳耶

弘本先生贊

體若不勝衣而負義之重言若不出口而衛道之
勇不渝滄以尚同不憂憂以邀寵此先生所以為
高無惑乎賢者見之而興不賢者聞之而恐也歟
一漁衛羽士贊

蓬萊之宮東海之涯中有仙子狎物忘機披霞調
鶴采蕨茹芝不昴而藥宜壽而頤

箴

好

汝毋好貨汝惟好德珠玉竒玩于我何益仁義良
貴天俾爾則

惡

人之惡惡恒情所同與其惡人毋寧反躬汝不自
反人豈爾容

喜

見所欲而喜喜不以道汝寧自止見所性而喜喜
則以道汝弗自已

怒

怒生于情僻而凶怒發于義正而公爾從義惟公無從僻惟凶

取

無却于昭昭無受于冥冥無却于萬鍾無受于豆羹獨亦可畏細亦必矜

與

可以無與而姑與之人或以為濫矣可以與而弗與之人或以為隘矣

飲

未醉以酒而矜而莊既醉以酒為荒為狂醉醒之間慎乎其防

食

飽爾德藜藿可食嗇爾德列鼎何益首陽餓夫千古高風彼若流者夫誰與同

筆

物皆鈍汝獨銳物故全汝獨弊操之在久用之莫易

硯

難乎成易于毀用匪輕保之貴

紙

藝苑推其第一論功孰與爭先紀事勿遺勿忘流翰可久可傳

墨

知其白守其黑守而勿失是為玄德

枕

惟聖罔念在茲惟狂克念在茲長夜爾警爾無越思

席

無寢若安常思爾危無夢若忘常思爾為席不暇

暖孔何人斯

戶

戶以外市人言利戶以內士人言義汝無入乎利汝無出乎義

牖

無以啓明無以閉暗無曰冥冥可欺無曰昭昭可見

琴

其有知汝務見所長有弗知汝寧晦弗揚蓋鮮知者子期罕遇者師襄

棊

毋以局勝而喜毋以局敗而憂抱會稽之耻者乃深霸越之謀恃平吳之捷者反滋敗晉之羞

書

為旭為素狂也由汝為顏為柳正也由汝無任已情從心所使

畫

人也毋失其為人物也毋失其為物以神不以形以意不以筆

几

爾惟敬惟式爾無頗無側

尺

繆以尋丈始下毫釐汝之慎之防乎其微

舟

有其具無其人而不可行也有其人無其時而不可行也

車

策之靡弗行也制之靡弗守也張弛在我保中而無咎也

爐

勿謂可狎陵之若焚勿謂可遠近之若温

扇

時乎來兮舒以張時乎去兮卷弗揚用汝則行舍
汝則藏

卮

抑之使謙謙若弗勝止之使少少弗自盈汝過則
醉至盈則傾

釜

勿以外來而能受勿以多取而滿盈寧節以備用
寧嚴以檢身

椅

得所依而依身斯安矣非所依而依身斯危矣

梳

處煩治劇解紛剔叢得其理罔弗通弗得其理罔
弗蒙

書匱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汝惟相親而益毋俾相守而
拘

詩囊

古于斯今于斯聚才情于斯見可而動需以待時

珠溪集 卷三十一
枯槁

旱則用汝汝其奮庸否則棄汝汝其罔功寧汝罔功無寧歲凶

耒耜

手或離汝遠之若仇歲乃凶手不離汝愛之若親歲乃豐

引

送章汝仁還九華引

章子汝仁自青陽達于上都上都諸君子以其九華第也交訪焉汝仁言必稱名居必避而恂恂然弗敢辨曰敬哉人也吾其又得一九華矣方樂與之遊汝仁行且歸于時重其別者交餞之都門饒有詩詩有直有諷有勸愷受而終之嘆曰廣哉熙熙乎淳風也哉詩道備矣直者點諷者納規勸者著愛是皆協義而妨情情以協義故不流義以妨情故不激是之謂詩之正中汝仁有弗感乎哉

感而興以無負作者之意則是卷也可以世傳
高揔戎都閩廣東引

鳳峰子曰余昔時見廣州老吏談說廣事甚有未
嘗不喟然曰詳哉其言之也廣惟五嶺之外彈為
樂上餘島夷諸國濱海負嶽其居民往往挾山海
之利事剽掠通番舶無事則起而為盜嘯聚山谷
馳乎千里至桴鼓之警窮晝夜不輟雖有材官能
吏莫敢誰何況以承平日久教治不修亂莫能禁
今其民不能供賦後葺田廬矣蒼梧密邇山寇出
沒備可不修哉吾總戎高公起自名儒慷慨多大

節久在幕府日擊時弊不能不舉于中其籌邊遠
略當有出於科條之外者于其行聊相與言之

守明拙戒引

愷方守明邊檄報海寇通番船肆標掠可不日至
可忽至又回祿災災且鄰吾郡治岌岌乎亦殆矣
愷乃仰天嘆曰余實有闕也余實有闕也惡敢他
諉退省廢寢食輒自訟訟且祝曰天乎無災吾民
寧悔于余身于是圖協羣議得拙戒數言相告吾
民爰緝吏治良亦勒止傾以見苟知淺舉一漏百
不能統紀其民而慨之于道則明猶蔽也乃若審

幾以知化平政以經國其惟茲郡有明公卿賢大
夫在相與規迪以提接其所未至庶幾禦亂弭災
永綏克乂于明其有裨乎

送郡博朱東齋致仕引

東齋先生負竒抱明經博洽為諸生時名隱隱起
吳越間試輒高等既而分教吾松見其所著孤山
餘韻洒然清絕若追宗王孟又不祖襲陳言要之
充然有得自成一家及夷考其行貌若不勝衣乃
其中率清修孤潔烈烈不緇其陶鑄諸士宛然以
道誼相先而一切俗情物態俱謝不為謂古之篤

行君子非耶以彼其才不獲取一第亦異矣乃使
之地守其德職劣地卑疏不得行其志更復拜官
王門之下豈與情乎衆方為不平先生聞報傾洋
泮粹粹不少繫于中且曰山南水北何所不適尚
復白首隨人作折腰態耶遂飄然駕葉舟歸我于
是益重先生之高不可及矣於其行門下士若金
子見龍郁子文懋持冊乞余言為贈遂借為之引

重建興福橋募緣引

南關興福橋日就傾圮旅舟弗給弛負盈途民甚
病焉有僧慧性言顧人心振而新之余聞而歎曰

事之廢興豈不以人哉大都橋梁之設與修遺下
觀者不同寺觀一或傾圮其僧衆道流深泥為
貨多以募緣為名往往家求戶乞錢一八手即為
已物恣其浪費萬無一補而寺觀廢墜因循歲月
猶夫故也言之可慨若橋梁將以脫險履夷通津
利涉日為千萬人往來功德無量舉在目前計其
所費所不費彰明較著是用敢告十方願發慈心
共成勝果倘一倡羣和有不謀而獻力不勸而薦
賢旦夕奏功固將與浦流比遠今古並垂矣若甚
汗流方臨池就清涼館山僧叩戶持冊索一言甚

亟漫書以應之

夜燈管訓引

吳人沈子愷自叙曰歲惟癸卯秋八月會浙省大
比吉士簾以外當道推文武各執事以文愷無似
濫承茲役檄至適報漳船通番物人言汲汲互為
異同愷職惟守土有警義不得出境以行無何戒
嚴愷亦觀兵海上邊檄報稍緩時入深秋吏散庭
空涼風在樹夜燈耿耿披閱文牘暇暮鍾初散人
寢未適乃取篋中古圖史讀之見有當意或不當
意事愷捲卷歎曰可終默默無一語耶乃緝所聞

所以已意越數夕彙以成帙聊亦可念偶見者或
勸之曰盍亦告諸人人愷曰愷下一時慢語殊不
脫野人習遽除賦施自掩醜不暇豈敢向人作屈
曲態耶姑名之曰夜燈管測終不敢聞諸人人

鷺沙孫先生詩集引

余吏江上之明年吏治之暇有庠生孫子漢持鷺
沙先生詩若干卷謁余于郡齋且拜且泣曰吾先
君子歿十有餘年墓木且拱矣生事短世竟成終
古賴有遺篇在而無所于聞無乃泯沒是懼謀將
付諸梓願乞一言以示人人將使後世知有鷺沙

子者是先生之賜不淺也余受而讀之乃喟然曰
詩雜乎言哉三百篇無庸論也漢德雍揚發為篇
咏玄思天逸雅自中規鄴都三曹建安諸子非不
力追與域然大朴既漓風不盡淳自晉以下同然
域于侈靡不可追已初唐之體風神稍振而縟靡
未刊詩之治金璞玉難以語全繼而盛唐諸賢並
以梓才爭起濯磨體裁自別彬彬然盛矣子美尤
抱振古之才乃能出入正變特起玄乘古今言詩
者必宗焉下是無其才而欲習其變不得其神而
頌泥其詞諺云吳學齊語語便愈出豈不更相訾

也鷺沙先生雅性閒曠迹陟華名而情耽僻野故其篇什往往俯仰物情慷慨自負詞多清適而幽圓合作終不落凡調要之不詭風人謂今之作者非耶是可以傳

重刻孤山餘韻引

物常伸于知己屈于不知己蘭以屈平菊以靖節夫一遇鑒賞遂擅名品物不以人重哉梅之孤潔宋以前無聞也自孤山逋老一締素交輒先倡咏嗣是宅芳旁布和者羣起澹菴公以一烈諫官當其時眼底紛紛無一可人意獨于梅甘心焉三和

林等作人以為逋老再出吁亦異矣至今郡博朱東齋氏憲經敦古烈烈自將雖困甚為詩不以贈熱官顧與巖棲谷隱者相應若識者謂其清約似逋老使其得志未始不學澹菴公及見其與雙湖氏相和詩果灑然清絕真若為梅寫照而冰心雪態鐵石肺腸披露殆盡語云不阿者知剛不染者知白言臭味同也吾乃今知孤山之後有澹菴公澹菴公之後有東齋氏雖世相先後而駢口同心其為知梅也均之出于皮相之外者其曰餘韻者何固東齋所自道若言才情雖謂之孤山宗派可

也舊有刻嘉禾姚子子玉懼父湮缺遂重梓以傳
仰峯丞任立引

瞿子仰峯嘉靖己丑如京師吾鄉諸君子以南山
公之孫也見仰峯若見南山也禮而賓之仰峯其
言訥如其容俯如弗敢肆君子曰敬哉人也雅重
之茲拜丞任立仰峯則又感然曰丞負吾耶吾負
丞耶朦朦焉吾何以佐任立乞言于沈子沈子曰
子何以裨子也無已抑嘗聞之政有三行弗踰其
職也奉弗踰其祿也禮弗踰其則也知斯三者可
以為政矣曰政止是乎曰行弗踰其職分斯安矣

奉弗踰其祿養斯薄矣禮弗踰其則動斯中矣知
斯三者而又承之以敬敬德之興也敬以立政政
以從心無不可矣况邑丞乎昔者孔子言治曰凜
凜焉如朽索之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
以道道之則吾蓄也不以道道之則吾讐也若何
而無畏畏言敬也瞿子近之矣焉往而不得任立
哉

刺宿議引

余近僻居溪上日無事事偶讀漢史所傳循吏則
投卷而起曰嗟乎斯其無負民上哉何今之為吏

也居然別邪適少峯左君有來自宿持所謂龍津先生善政錄觀之深竊異焉昌而為文聲而為詩雖其言人人殊要之均以識感也感在人而使人之感其賢益可知已既而又讀先生判宿議不覺歛衽下拜曰先生之為民也一至此乎則古今又何殊邪其議中所載無慮數千言俱言言法守字字憂勤嗟乎惟良作牧豈不以人哉夫自循良不興而天下無邦自古難之矣故渤海無盜潁川無豪中年無事京兆無欺政以人興感由政作詎不信哉我足以知是議之作蓋由衷之言也與論公

也一而千百載繫焉是可以傳

西谷詩稿引

西谷先生少有異質為士時以博洽聞比古金石竹簡之傳聲不替飲醇耐嘗談天下事及品藻藝文率多當名實人謂先生拾取科第若其家物然竟淹抑弗偶顧雅攻古文希尚西京絕趨合作多能盡其意其為詩又質任自然冲澹典雅托思玄遠深得盛唐人之風旨此集乃其北上時往來詩也羈旅之窟山澤之適一切可愕可喜並於詩焉發之平生多所著述他篇章浩繁集止此者聊識

瑤漢集 卷三十一
一時事爾探上林者不必盡窮其麗嘗鼎味者一
縷足矣爾獨恠以彼其才竟不獲一第至斤斤守
貢期俯就一憲幕是豈其情哉若有托焉而逃者
在昔曳裾于王門之下飄然有自喜之心謂先生
非邪先生性允潔持身如玉吳下稱貞士必首推
西谷先生云若徒以藝文觀先生抑淺哉乎其為
知矣

冊霄殊寵引

余嘗觀傳紀所稱述司馬相如及買臣季子諸人
皆得志而歸故鄉其一

諄艷以為侈榮然余反覆其事彼諸人者大都自
多其貴顯以明一時得志初無與于藝倫風教自
有道者觀之祇貽姍笑而顧以為諄艷侈榮獨何
哉師相存翁自入相以來每懷榮梓孝思靡忘以
聖眷日密終不敢以請乃疏上以公代之行
皇上嘉悅賜之乘傳以章其寵是舉也仰齊成親
之忠而不失為孝類
君之仁而不廢于禮蓋周於君父之間而天經
人紀舉賴以全可以風世鼓化矣

小園燕集詩引

端午之夜聞諸山人西墅之遊甚樂時新月已西
銀河欲墮忽聞江樓笛韻水聲魚躍遂興不自禁
呼童命酒坐溪橋之上歌懷歸詞奏協金石聲振
崖谷方水氣作寒呂山人乃索錦綉與張公子共
擁而沈山人亦取翠雲裘披之橫股而坐且觴且
咏飲至無筭詩亦幾滿奚囊此其事奇不奇也昔
王定國與顏長道為聖女山之遊時東坡翁以事
不得往夜着羽衣佇立于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
李白去後世間無此樂三百年矣當時侈為美談
蘇王去後又幾百年于茲而復有此樂果奇不奇

也嗟乎坡老百代人豪猶以不得與茲遊為欠事
余何人斯敢濫茲勝真不自揣漫次韻一首不惟
識諸山人一時之盛且留作他日談柄云呂山人
字中父張子字平叔沈山人字嘉則皆浙之鄞人
陳若曾白下遊葉引

若曾陳子有異質平生無他慕獨好吟咏家故貧
雖窳突不烟朝不謀夕裕如也每酒豪狂談輒擊
缶而歌嗚嗚然才更捷至濡毫染紙可頃刻就
小雅器之近自南都還出所諸遊覽作率古雅清
逸駸駸遂入于室余顧爽然曰子所造一至此乎

但愧余不能爲子一推引蓋力弱也因念吳門石
田沈先生一布衣耳得遇匏菴吳公天下遂知有
石田自古高才偉傑非附于青雲之士坐困塵溷
中莫克表見余固非其人也天下寧無匏菴公邪
嗟乎珠璣藏于深淵芝蘭隱于茂草其芳臭異矣
子固不求人知人必有知子者余平生不欲隱人
之善敢樂道如此云

刻馮子潛詩引

吾郡雪竹馮公以詩名海上生有五男子子潛其
季也與伯氏子喬並振起家學各善其言無論子

馮子潛植行好修然不善治生產家日蒸似興益
豪往往托焉而逃於詩焉教之或山高水深風和
月朗雲吐霞流魚開鳥適一有感觸輒語家命詞
大都質任自然率本性情不假鑿鑿或疑其近於
質子潛笑曰子不見刻木為像平華之文繡重以
雕鏤五寶合而後體其非不宛然肖也要之動作
揖讓共立器平局局然空而未能華標成而天機
索矣子固惡夫飾者予聞而異之曰子進於詩
遊過半矣猶善自飾悔雖名不出鄉若終不欲使
人知者吾太史恭嚴陳先生亦善子潛詩一日過

謂余曰以彼其才可終不使人知耶遂倡義裒資以付諸梓予益又喜曰子潛方困于時而先生願以名成之古道其復見於今乎詩凡若干首彙為一卷子潛名遂別號萬峰子潛其字云

詩話善品引

往昔諸賢以能詩善書名世猶之明珠文璧天下莫不知其美若無待於言而余猶有言者無乃無益話西子之笑沈郎呆邪大方家見者憐之亦曰此固企黃鶴賢歎於善善乃一時漫語無論其他強名之曰詩話善品云

跋

聖賢遺像跋

聖賢遺像舊本多舛錯雖屢經傳摹互為異同浸遠浸訛設不可詰究宮詹教齋公追惟往古思遺迹摸乃命工繪圖更為贊述采輯校正次以代叙不越月告成沈子愷受而讀之喟然嘆曰遊哉儼乎吾見若聖矣吾見若賢矣洋洋于其古史之受也哉余竊觀今之所謂贊述者其修辭立辯陳說上古人人能夫豈少也然率多揚休光道盛美徃徃侈大炫耀譽浮其真即使其子若孫曰某也父

某也祖鮮弗惑矣矧後有觀者人其謂何今夫史以述往是在覈實贊以圖述要之倫史先生職惟史官其言則史故謂容不足以取人而稽之行行不足以盡人而稽之心用是並觀無遺鑒矣是故語聖若聖也語賢若賢也其不若聖賢者輒斥弗錄即錄即弗斥顧以褒舉寓貶刺其義嚴其辭核其意諷而有餘思茲固其贊也乃其史也覽斯圖也有不感而興者乎沈子請付諸梓先生曰率爾漫成恐加災于木耶沈子曰古人遠矣圖在宛然存也是曰不朽奚而弗傳

息齋卷跋

昔者紀綱子為王養鬪鷄十日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氣勝十日又問曰幾也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收應者反走矣嗟乎雞物焉耳而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詹君世用養靜以幾於息豈十日十日已乎其能不虛驕乎能不恃氣乎能不應嚮不疾視乎有一于斯吾未見其能息也即不虛驕不恃氣不應嚮而疾視其望之能

木雞乎其能是是亦神矣彼其紛焉日爭且鳴者
由世用觀之直天下異雞焉爾能不退步而反走
者幾希予乃白其事以為世軌

一菜子跋

一菜黃子隱于雲東葆真養性諸所聲華技巧可
悅富貴人者輒不好屏居湖上治地為圃圃無他
植惟植菜數本嘗語人口物不腆而味有常吾實
恋焉日行坐明視害菜者輒去之若其生不掘之
助長德其自然之善殖以故菜之生也天全
性得歲饒他田畝或喜或悲見之者亦商日

相乎其上不以劫然非導以自給有所欲取者輒
聽不取又不厭常菜一盃濁酒一壺興至曳杖行
歌數句十品之間伊欬欬聲谷崖谷間有達
官之出也問之問及人間及覆事咲
而不答也問及道中事或候風雨占歲
望凶年之來日之晴雨不傲他圃者又嗚呼咲
以一笑而自足也嗚呼口時語而語吾可終
默耶他圃者乃為世所笑而今而後知一菜子之
真能守其性不傲他事矣一菜子名怡字時
和而一菜子其別號云

楊文忠公詩卷跋

楊文忠公在宣德間擅名藝苑已錚錚聞矣
惜書香猶謝後人真繼有武岡學正德宏高公乃
其幼也迹念外家其出子澤所遺輒為寶護太史
有賞牡丹詩若干首灑然清絕武岡公一見愴然
泣數行下曰外祖不及見矣見若詩吾見若祖
矣遂乞書繼和然詩中語意多凄惻隱然有滑陽
之情 岡公及其子時古廷實公裝演成帙飾以
繪事為愷一言竊惟東坡在惠州讀淵明所作外
祖孟嘉傳云觀風寒泉鍾厥心意悵焉悲之乃記

程公之遺事以遺後人謂庶幾淵明之心夫敦本
厚族夫人所同而外家較之本宗則稍間矣而陶
蘇二公肫肫用情如此乃知前輩高風曲崇親誼
寧自處其厚及愧彼涼德矣况前人有美亟欲其
傳至撫拾遺編珍愛甚于拱壁其心更何心也是
武岡公不獨衍外家之傳而封若不忍死親之心
矣夫並著其昔者魏陽元少為外家寧氏所養及
寧氏起宅相者曰謂當出貴甥後陽元果貴且賢
乃今武岡公之後世多聞人方蒸蒸日上又豈獨汝
家陽元已耶

周萊峰手柬跋

此萊峰先生與中條李君相往復詞翰也先生歿中條傷今思昔戚戚有山陽之感乃撫所遺彙而成冊無慮數百言要之才鋒峻整霞布雲流若為蕪林成一種雅語嗟亦奇矣先生平生風節聲稱具在頌口不容殫述此鳳毛麟甲特其緒餘耳令人讀之不獨先生之手澤千秋長新而中條不沒友之心亦宛乎其生年矣

竹泉畫竹卷跋

竹泉葉君好竹園後植竹數竿時清風徐來獨吟

哦其下津津若有味竟日不忍去每興發輒呵筆濡墨胸中奇氣一於圖焉發之風雨晦暝枝葉下上橫斜縱直鸞翔鳳舞變化百出莫窺其妙往嘗扁舟遊海上海上人得君尺幅片紙若獲奇寶或置之空堂虛室雖盛夏六月中颯颯若有凌寒意吁亦奇矣昔王子猷吾聞其能好未必其能畫文與可吾聞其能畫未必其能好世以為欠事君且兼之無乃得于天者故爾全耶後之觀竹者無徒曰竹泉好竹好竹爾矣

讓渠子跋

予觀成周盛時風淳俗美官居野處率先禮讓煦
 煦如春至虞芮質成若想見其為盛未嘗不喟然
 曰成周之治不在茲乎載咏谷風角弓等作則又
 頽然靡矣叔世衰惡雖懿親若秦越尺布之誣已
 有聞也甚至慎收桀傲一語不合爭且兵焉又何
 其謬戾也予竊傷之乃今僅僅得一人焉曰讓渠
 子者顧不難哉讓渠子平居于恒自下無問識
 不識言且稱名居必避南有不當意者領之而已
 未嘗出不遜語是可以觀讓矣假令讓渠子誦法
 孔子纓冠與緡紳列其謙退不伐當不止此即不

纓冠與緡紳列韋布中有若人焉其風世範俗夫
 豈可少也予用恭之告夫人人

米元章帖跋

米元章善吳都做晉出入義獻能祖其意不襲其
 跡自謂善書得其一筆吾獨當四面議者為然要
 之適勁峭拔無使媚態或又謂其神鋒太峻有如
 強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議亦
 良然但此刻類多行書雖神采秀朗刻畫難尋縱
 逸不羈矩度自在甚得遠近大小淺深之宜信書
 家之神品而藝苑所不廢是用寶之以傳

賓槐卷跋

袁撫君號賓槐賓槐者何曰像賢也象賢者何象賢以嗣德也嗣斯一之矣何以曰賓賓尊也以章敬也賓在槐主在我矣是故其能以槐為賓是為槐也王其不能以槐為賓是不為槐也主主以人不以物以神不以形主匪內也賓匪外也合內外而一之者也

養正編跋

白齋顧子少嘗學且昌于辭其稱古昔陳說世務井井謂功名可持取就其弗利于有司退而嘆曰

吾志齊矣獨不為見曹計邪乃建塾于龍潭之陽出所謂養正編示余曰是編也為童子設而與乎有終也為家庠設而與乎天下也鳳峯沈子曰廓哉遐乎可世執夫夫自經殘教弛諸子百家之言非不工且靡也然或失則誕或失則煩誕則蕩而不經煩則亂而末要以是而感人動物又何其鮮也惟是編也承輯嘉言約而成帙其義簡其詞確一展卷有餘師矣蒙養有弗正乎易口蒙以養正聖功也繼自今人皆以白齋之心而惕然自反將無一日而忘乎斯編亦將無一日而忘乎斯理學

其幾矣

趙松雪帖跋

嘉靖歲戊戌清和之吉鳳峯沈子初其生千壽椿
書舍北崖飲余以酒酒半出文敏松雪公卷余見
其清絕灑然徘徊伸展不忍釋手舍去客有在座
者咲曰予謂松雪手澤耶無乃優孟衣冠誤為叔
敖耶余曰予過矣子過矣吾嘗惟今人觀古人書
畫無問工拙一泥于古人似不似其失之矣夫苟
其工也即其人雖在近世人將愛愛且傳矣其不
然雖其人以古名世有愛有不愛去取係之矣故
善觀者不以名掩不以人廢况松雪不可作也天
下獨無松雪耶余故闡其微以破天下之泥于貴
耳者

東海翁書卷跋

海翁書法得之素狂旭醉其落筆縱橫神變無極
若造物為其所玩弄以故時推獨步不獨海內所
宗即遐方異域得片紙寸字寶若商彝周鼎况其
為後人者乎茲歲春其孫守峯先生偶持一卷示
余曰此吾祖翁手澤也展而視之皆翁平日詩草
書草及細事縷語併塗竄勒抹之餘俱不忍廢並

為登載吁亦可以觀守峯孝思之密矣夫麟甲鳳羽不必全拾其餘可以觀其大昔者褚遂良問知永書于虞世南世南曰彼一二字直五萬庸易言乎我乃知以書名世者即殘楮餘墨均之為傳世之至寶正不當論其全也余嘗恠近俗日趨于薄先世有美可傳漫不省記乃不寶文翰而寶珠玉其失之矣視守峯此卷寧無少愧云

李中條千文帖跋

自蝌蚪散而書法各自為家真幾于拘草幾于放而行書介于一二者之間書家謂泥則不化蕩則不

經亦難矣哉若中條君所書于文其得之矣蓋其所養完裕以故落筆圓融而蘊細短長動皆合則不獨稱于其人且以此其文章相表裏技固進于道矣吾松故稱文獻以書名家者自二沈學士及東海翁外不甚顯其所得名者往往稱諸他郡以松果無人邪語有之鄰市慢賈近寺輕僧自古貴耳賤目多如此觀斯刻也應有大乘法眼當自出于世俗皮相之外

沈子愷口夫

沈子愷口夫始下漢黃門令史游解散隸體

作急就以便簡牘後杜伯度宗之書法益精章帝
愛其書遂行于世因曰章草迨吳皇象休明又善
宗伯度要之渾金璞玉古始猶存余獨恠自唐以
來莫有工之者大物不忘其所自學常病其無從
今夫書家者流不為少也往往脫畧本原從事末
流枝繁而本剝華侈而質漓嗟乎結繩死而鳥篆
出至泣鬼神以其洩天地之秘也猶足傷之况併
其初而忘之乎吾松郡舍故有宋氏仲溫臨補皇
象帖直得其意于刻畫之外余少而慕焉知句見
淺迄以無成晚猶戀好不忍忘去乃叅之輿情哀

集千字顧不自揣輒加災于石終不敢問諸人人
但存之家塾若以俗書家一種且以示不忘本云

平胡凱旋曲跋

泰泉黃先生有詩集傳播宇內久矣或謂其古樂
府無遺古今旁通音調為

昭代名家誰不信然乃今得平胡曲讀之竊又異
焉先生以寺宮舊臣去國二十餘年乃其心則此
此仕履之慮未嘗一飯忘

右世間胡公之誓慷慨心烈烈至寢夢俱愕恨不
得繫彘頰之頸而致之

闕庭故其情見于詞大都聲雄調古隱然有封狼
居胥之想然曲終而平胡之報至要之樂由神會
機以感通而忠憤所激捷于聲響可不謂異也且
中翰梁君思伯操管禁林擅名絕藝以彼其詞又
得此名筆為之書蓋表裏粹精昔人謂袁州學記
以少太伯之文而書出于柳河東天下至今稱奇
絕茲獨不為再見耶是可以世傳

環溪千字文帖跋

愷資性劣甚酷好書見人揮毫染紙沾沾喜亟欲
學之然質木天賦空切慙慕及下筆輒情急手闌

羞縮不能若學草益不能年逾三十漫未有得嘗
自咲曰自吾郡言其酷好書莫有出予上者其不
能書莫有出予下者人亦笑曰良然良然既宦遊
走四方髮種種矣始得古法書觀之乃蚤夜淬厲
模習似稍稍知端緒然于古人點畫結綫尚未嘗
夢見敢謂有得絲似小兒學步細行局趾雖不能
宛然肖之但有所倚猶免于十步九蹶匍匐而歸
矣觀者謂何

楊氏葬祭附禮錄跋

都諫麟山先生為葬祭附禮錄錄成沈子愷手而

讀之喟然曰詳哉其言之也禮蓋至此乎慮而慙
悉而要善而有經也可世式矣夫禮也者匪從天
降匪由地出其緣諸情乎其協諸義乎情以諧義
故能一義以協情故易從是故君子師古而不泥
諧俗而不流是曰達禮大道既散異俗日偷自今
所見率多務飾華標枝葉日繁本實靡究墜祭之
禮弊焉久矣麟山先生槩于其中慨然曰禮之不
行也非夫人之罪也吾二三好責也乃輯所聞附
以已見式昭遠模余于是乎得大觀焉世基以聯
本源源一矣緣廟以定制予思昭矣沿本以達支

仁愛溥矣象器以殊用品物卑矣是皆協諸情則
協協諸義則協斯禮也成之自我而與乎人人也
修之戶庭而達之天下也其行約其施廣其動微
其聞彰君子謂斯錄也可以風世矣

環溪集卷之二十一終

環溪集卷之二十一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祭文

祭中丞碧洲陸公

倬彼明山為章于空我公有作淵思遐通志隨體
 稟德與性鍾允孝且友靡哲弗聰爰奮危科託景
 雲龍仰咨康僖奕世丕弘振紀內臺頽化以崇直
 聲烈烈英風彌邵雖被清鑒莫塵其操迺按閩魯
 祇承皇耀何以潤之德被蒼生何以振之威肅群
 城觀風對政秋烈春榮迺陟外臺籠靈攸異惟彼

海寇振翼虎噬紆謨握筭六軍有序迺拯我衆廼
整我旅鯨鯢既殄民其寧處平山定海功亦烈止
拂衣東歸式救爾子為家之禎為國之紀于鳳于
麟既多受祉今雖逝已存者其長矣稽祀典俎豆
于鄉洪風共振遐耀休煌于千百禩繼烈用光

祭郡伯默庵戴公

惟公貞懿夙振淳風靡德弗屆秋烈春融佐政東
魯至化攸崇擢守海邦惠教彌隆革無遺蠹舉無
廢功運之南楚苗寇蜂起出奇運籌翼危植紀亂
是用定治亦洽止乃遷鞏昌兵荒繼之吐食揮沐

憂窮嗣時矯發邊儲同息禍機寧悔余身無俾民
飢天佑其仁

詔亦原只飄然東歸令終惟始人玩其華鮮識其
衷匪今斯人古也君子祀典久缺是在守臣乃肅
爾宇以安厥靈用彰先烈對厥懿聲明山甬水干
古其寧

祭尚書東塘毛公

嗟嗟我公位望彌隆譬彼海岳孰不景崇自余筮
仕即知有公知公則早見公則晚得侍同堂益見
公養公之平生而豈易言公心如畫公學如淵公

度如春靡物弗造公識如鑑靡幽弗照矧惟雄才
海內有幾其來如紛其析如理公為御史植綱振
紀攬轡南楚履冰察霜鋤穢抑獲聲實用光

天子知公寵命是膺荐陟廷尉天下稱平繼總內
臺憲度惟貞三鎮盜起民亦戾止公于是時方叔
召扁往督西旅寧莫敢侮安南弗虞我師用張公
于是時臨淮汾陽談笑麾之莫敢不王

帝疇爾庸付以兵柄惟卿爾為惟邦是靖甲辰之
秋徹兵之疏一時倉皇公其自誤公曰余罪

天王聖明扁舟東歸抱潔保身天胡不吊大命

溼哲人易逝梁木為傾嗚呼傷哉于何之矣往不
可復事豈能料昔也見公迎門以笑今也訪公臨
棺以吊恍如夢寐我驚且悼聞者巷泣赴者宵征
飄風震響教羽迴鳴物從人感痛綠景興繁戀彌
及

祭工部南汀妣公

於乎古道淪喪舉世其隨突梯脂韋固弗從時噫
嘻我公烈烈自持貞松之操白璧之姿陟歷中外
弗渝弗蠲激頑起懦方將賴之胡弗百年而遽我
遺嗟予寡合而交于公父子之間自始及終視我

忘年與公相同二十餘年有懷在秉疇昔之夜還
舟相從惠而好我卷馬嘉止秉燭夜話恍如夢裏
曾未幾何忽以訃聞俯仰轉眄遂成古今公實知
我我實負公袍繫楚江執紼靡從哭之墓門我感
實多薄陳一奠傷如之何

祈雨文

民之災祥惟神之司官之脩慝惟神之知愷以罪
遷叨守于茲垂以不德感應無基逢天豈怒亢陽
愆期時苗弗秀民又何依極茲不穀是誰尸之庭
有寃獄聽弗平也途有餓殍仁弗泠也野有盜賊
米弗懲也官箴有缺度弗貞也罪皆在躬豈辜十
民神之攸鑒動罔弗明乃消令辰昭告于神分災
吾民惟穀之登庶其有格以昭厥靈

謝晴文

歲既不穀已潰民澤重以淫雨于何之極春麥同
功無所仰仰民命近上朝不迨夕走告長吏伊誰
之責曰余罪只思咎引慝走告明神聿求爾力自
乖致異惟吏之差有求不愈惟神之休曾是不意
淫雨其收杲然日出起我來年神之聽之惠澤洽
流匪春斯春歲其有秋

祭贈太子太保毅齋孫文簡公

世之論公者以公摠覽百家博極墳典探玄測微
為公之學又以公追宗孔孟鞭撻王楊秉道式經
為公之文又以公登崇陟峻出入紫微時進謹言
啓沃

聖心毫宣化原為公之德業此其論似非不知公
也然猶慤其大未足以窺其全公乃問世精氣所
鍾造化靈秘之久一旦篤生我公素負醇質純然
太始內而古心外而古貌言若不出口而介焉如
石體若不勝衣而萬夫莫回垂髫至白首即一毅

齋公常布至卿孤即一毅齋公故其出也端執定
趨扶天地之正氣其處也急流勇退全古今之高
義若公者表裏粹精終始純誠真天地之完人當
代之純傑而薄學淺識豈足以窺其涯際耶愷生
也最愚最不才公若不以愷為愚為不才徃徃煦
覆獎掖引而置之人數以齒而言公誠先達愷在
弟子行公若不以愷為卑幼徃徃忘其年齒促膝
論心宛然視若知己方其入朝公列槐棘愷方郎
署公若不以愷為薄劣徃徃忘其勢分折節降顏
儼然置之賓坐凡此皆愷平生所未有之遇每念

及此未嘗不感激觸衷至于泣下也易箚數夕之前愷竟造其榻而問焉公時病矣猶強起作寒暄語曰吾平生心事無有出于予之知者於乎言猶在耳詎謂其竟以此永訣耶於乎痛哉公之榮名壽考已無間然或者猶以公未及入相謂有遺悲而不知公所托以不朽者不為少矣公述作在名山啓沃在講筵禮樂在秩宗聲望在朝野况賢子文孫森然玉立皆足以紹芳翼世且聖眷貞臣有贈有謚有祭有塋錫典具備而身歿之榮海內如公有幾是可以風

天下風來世真一時千載矣尚復有遺恨耶

祭從叔思容公

於虜哀哉獨于吾叔之亡也而于人道不能不致旋焉作善降祥篤厚報昌天之經也况嘗見吾叔居家克盡孝友居鄉克睦里鄰見善輒感激思奮若追欲與俱見不善則退避恐後若患將及之至教吾弟猶肫肫重義納軌不泥于世俗一見若引而進之遠古之道所謂表裏粹精而古稱淳良者非耶人以為必臻遐壽以享有生封詎謂變出不圖而壽止于斯耶吾嘗見今之為不善者不為少

矣徃徃康裕亨泰災害不生至多享遐齡叔獨何
辜未及上壽更先早逝豈謂天道遠序於厚而壽
類大惠厄扁達陰陽常變之數雖造物亦不能以
自齊余又何悲所冀吾弟進士愬學好修而季亦
恂恂砥行終當克允厥宗以昌爾後此吾叔之所
恃以不死而瞑焉無憾者其在此也其在此也

謝城隍文

東隣失火幾及吾廬敢告不虔引躬罪余言未脫
口火返東之間不容髮不染毫絲誰顯靈真感若
湏臾愷愧不德神實眷茲洪被大造乾護坤持感
極莫喻言難為詞薄陳牲醴聊展寸私用祈爾福
永保無虞

祭兵部常室唐公

嗟嗟我公何為而止于斯耶於序痛哉愷少簡率
多忤寡諧及長為諸生北固翁乃公之祖也不以
愷為不肖能而賓之于家以教諸孫時所與游者
不為少也公獨知余余亦知公霜晨月夕每促膝
論心至立會講文時相切磋又嘗以各行相砥礪
矢口他日得脫頰而出要期所對立無碌碌隨人
以忘有今日嗟辱言猶在耳不謂余先脫泥塗而

公猶偃蹇淹抑往余在宦邸時每遇里選薦書至
亟欲觀公姓名數不得見輒為歎曰公獨無奪命
之文耶未幾果奮危科又未幾取進士名赫赫顯
矣當是時余已乞身歸老山中若不齒于時公猶
不以愷為不肖顧以少子聘余季女余謝不敢公
顧笑曰爾竟忘三十年前布素交耶此其事抑以
見公之高今夫吳俗日澆儀婚者猶不如已輒置
不問余何物裒庸乃若若不忍遐遺益以見
公之高其加人數等矣嗟哉公之平也無出余之
知矣公坦夷無地腸面目清冷見人不為滄言執

然樂于獎善人有寸長雖踈逖亟于推與有不當
意即親且昵輒為面斥不為掩覆蓋亢直耿介固
其天性云以故筮仕將樂庶勤公謹之政風動海
內大都善良者獲安而無良者懼不敢逞及入臺
為御史烈烈不阿出按郡國伐幽剔蠹彈饕擊貪
雖一時志行法伸而不便者已眴眴側目于左右
矣遂致有司部之轉嗟乎高才見忌直道難容賢
者多如此若公者真不忝于古人矣使假以數年
都崇峻柄政樞得盡究所施豈獨所自對立者有
所表見而軌俗率化于世道不無少補也噫孰奪

之速而止于斯耶往歲西郊之送見公貌悴氣冲
不減華年竊以為此遐筭中人也詎謂為別未久
而公訃且至夢耶真耶令人寢驚夢愕忽忽莫知
所從也計聞之日官居于朝者無問崇卑無不憐
公之才士人在野者無問識不識無不惜公之死
於虜痛哉然嘗聞之有後者不死公之伯子學懋
才宏方奮高科以起仲子蚤游太學竒抱不凡承
耀履光英英並異日國器况公惠政在將邑直聲
在天下

錫典在二親身歿名芳所恃以不朽者亦既多矣
但可言者公幼子紹堯敏甚極為公所鍾愛未及
見其底立差若可念然有二兄在既孝且賢必能
體公之心推公之愛相以有成矣即此公可以長
瞑豈復有遺憾耶薄爾一奠敢布衷衷

祭處士珉齋陳先生

於虜痛哉珉齋之死也惡得不令人悲也以公之
才能詩能文自墳典以及百家之言靡所弗諳以
公之德音不務華行不沉俗肫肫以古道自將即
舉止動息若畫線而端無一毫有涉于非義才如
公使之拾取科第未必不有聞于時德如公使之

得志未必不起懦敦薄有裨于風教何偃塞雌伏
至坎珂終其身且不獲上壽以享有遐齡此在理
有不可曉者昔人謂厚于命薄于德非知得也厚
于德薄于命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公何憾焉
公雖已矣賴有二子二子皆業儒能世其業長尤
以文章才藝名家於厚不盡其祿子孫之福焉知
公之困窶坎珂不留以有待後人耶是亦可以無
憾矣愷忝內姻誼猶兄弟少同師席相與甚懋老
成凋謝白首何依言之痛心傷感倍之是思薄陳
樽俎聊布衷衷靈其有知吁其鑒止

祭宣城張氏一品夫人

爵彼東吳海岳儲精天啓其祥夫人挺生曰嬪于
衛達于

帝京赫赫大保實惟國程夫人相之允忠克誠惟
帝念哉討之風聲桓桓將軍惟家之英夫人教之
率乃攸行乃武乃文奮起榮名惟公之忠曰惟爾
力惟予之贊曰惟爾式宜受嘉祉邁極厥澤何遽
遐逝弗稱爾德天不可問曷其有極嗟嗟夫人今
也則亡雖則其亡存者其長有 命服有赫龍章
昭哉異數死亦彌光某等忝同梓里敢薦豆觴不

腆惟真我心憂傷靈其鑒止來格洋洋

祭楊節婦徐孺人

嗟嗟孺人精操懿節有烈丈夫所不能者真足以風世鼓化未易一二言也今夫婦人從一而終者不為少也然多孀居于華盛之時未必其壯而老老而耄孺人自垂髫至白首顧矢志不渝八十餘年冰心雪操烈烈如一日難不難也今夫有子若孫者多愛焉未必其能教教焉未必其有成况從子若孫視所生亦有間矣顧又愛不僻教不偏因事開諭言言藥石務掖之底立以今所睹記子姓

滿前不但奮取榮名而以文章德業顯者方彬彬然以興率多孺人之教成之也此其事難不難也今夫人有片長寸藝朝有而夕售惟恐不聞于人矧孺人素履可質鬼神秉節至貫金石至奇矣乃使姓名亦不欲使人知人以旌典請者堅謝不欲此其事尤難之難也我是以知孺人之死也人不以為死也蓋隱約在閭閻表儀在人國雖一時湮泯終當風扇宅里載諸信史身朽名芳將為千百世重矣愷忝年家誼猶孫子薄備一真敢布衷衷靈其有知居然鑒只

告母文

於辱我母生育之恩彌山極海即殫口舌樊筆墨
莫能喻焉萬一尚忍言哉孤少貧不問生業又柔
弱不任門戶乃竊升斗之祿以為二親之養詎謂
祿釜方及而吾先君先已下世於乎痛哉吾母子
實相為命明州之役密邇鄉土迎養官邸朝夕相
依方煦煦如也未幾量移江上吾母懼江濤之險
遂不復遠離於乎榆景就暮嗟日幾何倚闥在望
悵戀彌極孤於是時已割宦情矣第以時制方嚴
歷于憲度輒興慄阻母且謂孤口予以顯揚為孝

無以祿養為侈言猶在耳其忍聽之嗟乎三公可
無微官何物而忍離吾母孤獨何心能不悲哉每
念及此不覺心腸沸熱如撩湯火再忝南楚乞身
嬰䟽雖多以疾為詞極陳苦情萬分為母賴

聖明洪被得遂歸志而吾母舍我去矣於乎痛哉
使早知有此何不以我母康年求去必至日就衰
暮始陳乞休嗟乎亦晚矣是孤之罪也夫是孤之
罪也夫竊惟人子生不能養養不能豐庶幾喪盡
其禮少塞終天之恨何期變出不圖而海寇猖獗
吾民橫罹鋒刃至血塗草腥屍橫野塞慘不可言

寇入旁邑猶可緩也再入而寇周浦又入而寇閔
行又深入而寇葉謝葉謝去華陽不十餘里駸駸
乎有逼近城市之勢岌岌乎殆矣前此吾母之柩
猶遷之別室倖一寇退選吉擇良勉襄大事乃今
事與願睽寇肆荼毒日甚一日如此而猶曰待以
月日循以常禮其狼子野心萬一不測何以為解
此孤每刺心沉痛寢夢俱愕忽忽若不欲生徃徃
至呼天而泣嗟乎城市山澤吾身可避可居而親
在淺上豈容自為身謀喪葬之變支可隆可歿而
頗沛流離豈可拘以常禮此孤所以倉卒應變不

敢以葬期間諸人人孤亦自知萬有餘罪然處此
萬不得已之故與其枕經而蹈險無寧權時而遠
害與其飾外而美觀無寧從儉而兩全我生不辰
命也何尤吾松承平日久百九十年來未聞有梓
鼓之驚何獨倭寇之發不先不後而適與期會豈
天使然要之孤積惡稔業禍延及此諒非朝夕之
故抑復何尤於乎已矣乎已矣乎喪葬之制勉循
家禮家禮所存不敢無家禮所無不敢有一取裁
寸中惟求入厝為安他非所計也靈其有知亦諒
孤之心真無震恐庶其少瞑矣靈旒啓行先期已

環溪集 卷三
告諸先廟茲辰合堂一奠百年母子作永訣辭矣
叩地號天而莫知所從也叩地號天而莫知所從
也臨風顛殞不知所云

哭長女

吁嗟吾女汝真不忝為女子也自汝平居喜怒不
形貞靜如汝首有幾華侈屏去儉約如汝首有幾
汝真不忝為女子也余是不德寡祐而致汝于斯
也我二十一而生汝時方食貧其中辛苦萬狀何
所不有與汝共嘗之矣汝十八而吾始登第携汝
與女母北上貧猶昔也復三年而汝有家又三年

而汝母死矣且連遭喪變在雖京宦憂苦之日多
而喜豫之日少也既而出守寧波携汝之官僅僅
少豫木幾又有江西湖廣之行惧涉江湖之險又
不得與汝俱也及余歸老汝始更事方將倚汝事
我以餘年而汝日多病心切憂之然昨歲至今乍
發乍止以為常事詎謂舊疾頓作竟至此極耶於
乎痛哉少而貧嘗與汝共壯而宦游顧不得常與
之俱既老而還人不得與之相終始與言及此痛
其苟極耶汝有長女已配得人可無憂也汝有少
男汝有弱息婚嫁猶未畢也汝忍舍之而去耶汝

雖有家然汝從幼在室雖女吾猶視之若子也汝
有子有女則皆有我在汝無憂且苦也汝而有靈
尚陰相之俾各底成立以無勞我心則汝之孝猶
生也陳詞一奠言有旣而痛無極也